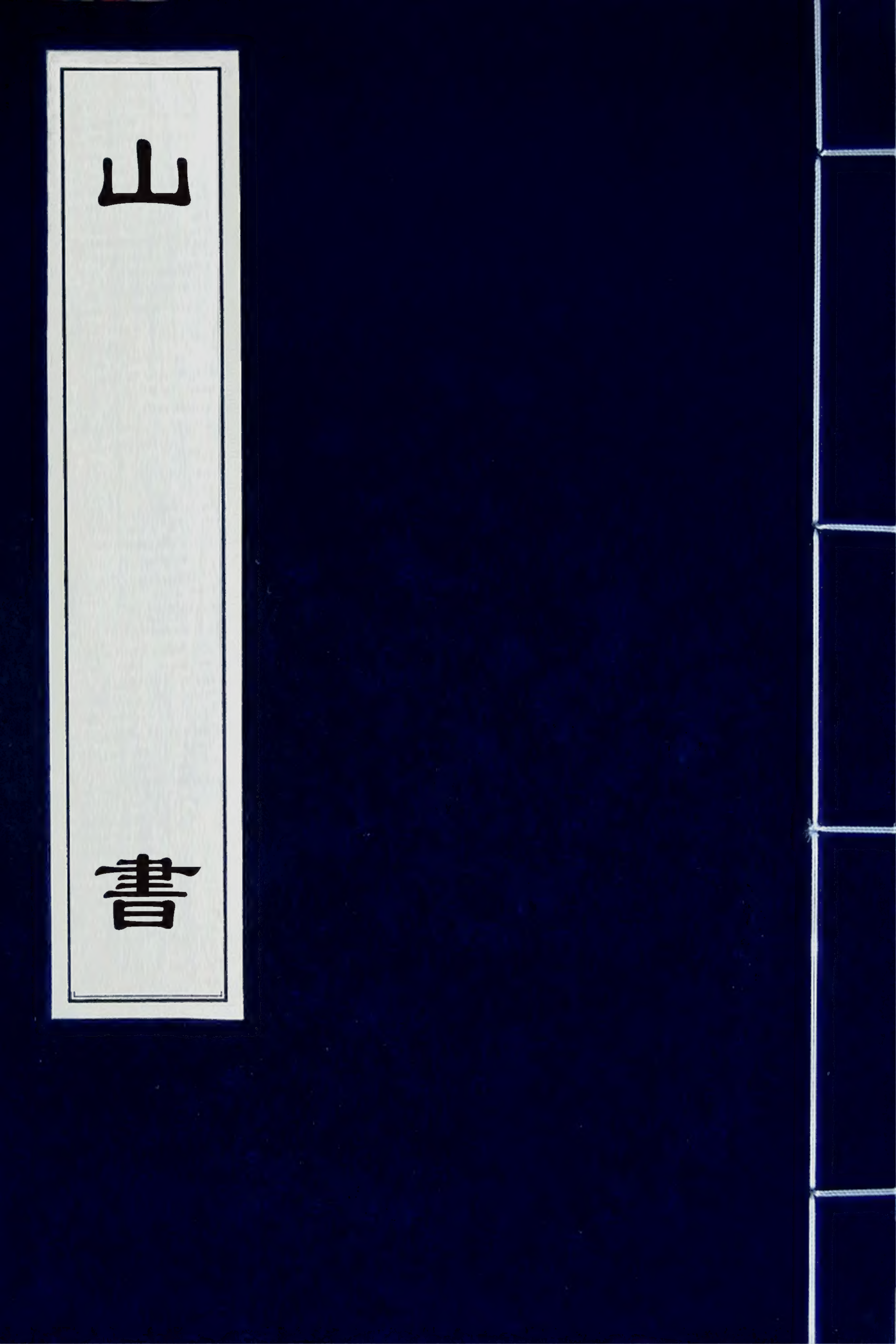

山書

康熙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上諭禮部前于順治五年九月內有

旨纂脩明史闕少天啟四年七年實錄及崇禎元年以後事蹟令內外衙門速察開送至今未行察送一代之史尚闕爾部即再行內外各衙門將彼時內外各衙門及在內二十四衙門有天啟崇禎時行過事蹟及奏疏諭旨舊案俱着察送這所察在內該部院委滿漢官員詳察在外專委地方能幹官

員詳察如委之書吏下役仍前因循了事不行詳
察被旁人出首定行治罪其官民之家如有開載
天啟崇禎時事蹟之書亦着送來雖有忌諱之語
亦不治罪爾部即遵諭作速傳諭行特諭

儀制司呈為遵
旨呈送崇禎事蹟之書事奉本部送予告吏部左侍郎
孫承澤呈稱捧讀康熙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上諭中有官民之家如有開載天啟崇禎時事蹟

亦着送來雖有忌諱之語亦不治罪爾部即遵
諭作速傳諭行欽此欽遵時職養病山中因撿舊日抄
存斷成十八卷裝成七本寄因呈送前來相應交
送內院可也除呈堂外為此合用手本前去內院
典籍廳煩為查收轉送施行
康熙七年九月

山書第一卷

予誥光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管吏部左侍郎事孫承澤輯

致明莊烈愍帝崇禎十七年諭旨召對章疏事蹟

御極追崇

天啟七年八月愍帝御極次日下詔曰朕惟慶源有自禮必隆于所生孝思永言施必由于親始典闕褒崇誼切同心奚章具存肇稱宜亟我皇妣貞靖賢妃芬降華宗羽臈令德徽音夙累于女史婉懿早著于青蒲在昔

皇考毓我弟昆華萼共輝于連枝而顧復各勤于離裏

我皇兄纂承祧之重典既篤于濬源逮朕躬荷世及之

庥情亦深于懷慕欲酬罔極宜倫追崇正儷體之鴻稱

舉遐附之上典朕永無窮之閔少伸不匱之思爾禮部

其會官詳議來說欽哉故旨

易名之禮

是月復諭朕惟身後易名者萬世之經而稱天以謚

者臣子之誼蓋所以昭功德垂永久也鴻猷偉績夐古

隻今可無博稽舊章式崇廟號洪惟大行皇帝躬允舜之資致唐虞之治繼志述事襄堂構于三朝雪恥除凶赫聲靈于萬世建君臣父子之極開蕩平正直之風朗講勵精批答如響肇稱郊禋則無言之薦格胥度虔念親瀆則燕及之河山並奠乃至憑几之末命亦惟國事之勞心朕功戎矣朕志偉矣不有鴻稱曷貽盛美然而聞見寡昧無以量測于高深惟爾臣厥追思厥能形摹其彷彿爾禮部其集文武悉心詳議立名惟核取義惟

允用以揄揚大業彰信來茲擇日恭上尊謚册寶以貽
我皇兄之休于無斁欽哉

懿安尊號

崇禎元年上皇嫂尊號詔曰朕嗣承大統丕煥新猷凡
厥典章必稽祖制爰溯世宗入繼之始特崇莊肅皇后
之稱友愛篤于因心芳聲貽于彤史聿懷前烈豈敢忒
懋敬惟皇嫂皇后發祥瓊室正位椒宮道合靜貞性鍾
仁孝光皇久資內助宗廟夙饗馨香陰教用章徽音嗣

美是用仰參舊典修舉隆儀恭上尊號曰懿安皇后於

戲追龍馭于鼎湖式重俔天之配光鴻名于玉冊永垂

奕世之休布告四方咸宜知悉

冊封皇后

詔朕聞太極元撰肓闢乾坤天地合德乃生萬物則君

之有后同儷體于兩儀而彌成于風化者也朕臨受洪

圖誕撫函夏思順陰陽剛柔之道茂衍室家君王之傳

嘉內德于安貞稽懿徽于溫惠敬崇壼教宜正隆稱元

妃周氏揚芬華族毓慶幹源星先慎選以配朕躬夙夜
無違而關敬戒已受封章于潛邸王纘景命以維新四
德咸修六宮著範可册立為皇后女順蔚承乾之祐坤
寧協應地之符爾禮部擇日舉行特諭
紀元之號
八月二十三日閣臣擬上紀元之號一曰乾聖一曰興
福一曰咸嘉一曰崇禎定用崇禎須行天下
正法逆璫

諭曰朕惟去悪務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位之炯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繩大憝典至重也朕覽諸臣屡訊陳列逆悪魏忠賢滔天罪狀具已洞悉竊思先帝以左右微勞稍假恩寵忠賢不思盡忠報國以酬隆遇專一逞私植黨怙悪作奸盗弄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枚舉略數其概皇兄懷寧公主生母成妃李氏假旨革奪至令含冤未雪威逼已封裕妃張氏立致喪生雖死九泉其目未瞑借旨擅將敢諫忠直之士羅織削奪慘毒倫

至又串同心腹酷刑嚴拷逼揑贓私立斃多命他為謇諤痛于杖下善良甚于立枷臣民重足道路以目而奸惡身受三爵位宗五等極人臣未有之榮通同客氏表裏為奸當先帝彌留之時猶復叨恩晋秩無有紀極今賴祖宗在天之靈海內蒼赤有幸天厭巨惡神奪其魄二犯罪狀次第畢露朕又思忠賢等不止竊據名器紊亂刑章將我祖宗蓄積貯庫傳國奇珍異寶金銀等物朋比侵盗幾至一空何物神奸大膽乃爾本當寸磔念

梓宮在殯始置鳳陽即將二犯家產着錦衣衛同五城
及緝事衙門親詣住所一應家貲贓物盡數籍沒入官
其原籍莊式服舍等項有司清查確奏如有隱匿賸藏
等情許據實糾參一併連坐亦不得株連無辜其冒濫
弟姪親屬俱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嗚呼大奸脫距國
典用彰奇麗于辟情罪允孚特諭
次年正月諭旨逆惡魏忠賢掃除廝役憑藉寵暱脫
宮闈荼毒良善非開國而妄分茅土逼至尊而自命尚

公益弄兵陰謀不軌串通逆婦客氏傳遞聲息把持
內外崔呈秀委身權閹無君無親朋援威福之權大開
搢紳之禍無將之誅國有常刑既會議明確着行原籍
撫按魏忠賢着于河間府戮屍凌遲崔呈秀着于薊州
斬首其客氏屍亦着查出斬首示衆仍將爰書刊布中
外以為奸惡亂政之戒

褒錄忠直

上諭朕承祖宗洪基嗣服大寶夙夜思惟勵精治理稔

知臣忠魏忠賢等竊先帝之寵靈握朝廷之威福密結
群奸矯誣善類稍有觸忌肆行慘殺年來誣蔑不知幾
許削奪不知幾許幽圄蔽日沉冤瀰天覓抑所積上干
天象以致星殞地裂歲祲兵連不可謂非惡逆孽所致
也今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殛臣民之憤稍紓而詔獄
游魂猶鬱錮籍餘冤未伸宣所以昭朕惟新之治乎爾
該部院并九卿科道將以前黜害諸臣從公酌議採確
定評有非法禁死情最可憫者應襃䘏即爲襃䘏應廕

郎即與僉郎其削奪牽連者應復官即與復官應起用即與起用尚有身故桎結冢屬被累猶繫者應與開釋勿致久淹傷朕好生之意於戲天綱恢恢無奸不破王道蕩蕩有例宜平朕茲冤結解鬱咸與沾蘇偕之正直以後諸臣惟以國事為重毋複尋玄黃之角外朕平明之治

罷鎮守內臣

上諭朕惟革旅國之大事也必事權一而後號令行人

和協而後勝算得然勢敵則交綏力均則相鬬自非審
一以期何由出令制勝先帝于宣府關薊寧遠東江等
處督撫而外分遣內臣協同鎮守蓋亦慎疆圉之意而
一柄兩操侵尋滋弊比來內外督臣意見參商嫌隙萌
構彼此自命咸稱贊畫得且相蒙失且相卸封疆事重
其能堪此矧宦官觀兵古來有戒朕今于各處鎮守內
臣一概撤回一切相度機宜約束吏士無事修備有事
却敵俱聽督撫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體統相軋以

籍其口各鎮督撫諸臣及大小將領務殫竭忠藎以慰
朕懷語曰明君委任以責成功功成有重賞不成有顯
罰爾兵部即馬上差官傳與各鎮知道諭到之日各內
官都作速馳驛回京將原領在官器械馬匹如數交與
督撫分給諸將以備戰守開清數目具奏其自備器械
馬匹攜帶回京毋得阻撓

停免杭織造

上諭朕自御極以來孜孜念民力艱苦思與休息惟是

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未遑蘇息乃有織造錢粮雖係工
供急需朕痛念連年加派絡繹東西水旱頻仍商困役
擾民不聊生朕甚憫焉今將蘇杭現在織造錢粮工緊
采造着地方官解進梁棟不必候代即着馳驛回京其
改織錢粮仍入歲造內應用織造員缺暫行停止朕不
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民稍加軫念用示寬
仁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敬天恤民至意

枚卜閣員

十二月吏部會推閣員列十人名以請帝曰內閣公孤
大臣倘得其人社稷之福不敢自定敬求之天命設香
案行一拜三叩頭禮爲十閹入金瓶內帝親拈得六員
帝復叩畢遝御座侍臣趨入賀六人爲禮部尚書來宗
道吏部侍郎楊景辰請告侍郎李標錢龍錫劉鴻訓周
道登俱起自廢籍
　飭行實政
正月御文華殿講讀畢令部院大臣各陳所見諭曰朕

闡除邪賞俊人主之大權畢力竭忠人臣之大節故必
精勸懲以維法守戒覆轍以勵新圖今爲爾文武百官
明諭之邇者逆惡罪桅表裏爲奸招結羣狐盜竊國柄
刑政多懈賞罰無章工累光帝之明下結萬民之怨此
固爾諸臣所耳聞目見者也幸天厭巨奸早正國法盡
孽蓋洗內外廓清即爾諸臣才品各有短長立身各有
本末殷鑒不遠其可忽諸自今爲始務要滌濯肺腸各
修職業提精明振作之念戒悠忽誕謾之習勿得苟懷

私圖致僨國事動諉之權奸掣肘不得自行其志今大
奸既除職掌還之各司而猶不致瑣悉節亦非所以事
朕也至內外各衙門積年弊竇尚未清楚着該部院自
行蒯擧陳奏痛加洗剔勿事虛文大要為國節財為民
擇吏固圉者以封疆為重守土者以民困為本其有挾
私壞公逞臆熒聽不從國家起念專以窺瞷妄營者朕
不時廉察決不輕貸一切奏議有關國計者遵我祖宗
舊章不得妄議紛更惟期大法小廉萊逮孚邇以佐朕

平明之治將諭

湖廣試錄

正月給事中汪始亨疏言國家設立言官職綦重矣必已之出處端正也而後可以糾人之邪必已之心事磊落光明也而後可以摘人之險必引掖善類力禁包苴而後可以絕奔競之風盾暴征之路又必出詞吐氣寧直勿倚寧厚無刻而後可以平情宣滯培國家之元氣乃險媚小人毀禮滅義其防决矣詰曲鈎棘其心險矣

鋤與巳而墜之淵引私人而充其槖其舉刺顛倒矣甚至以筆墨逢迎而使一方之山川蒙垢遂至鑿削國脈害不可勝言矣欽遵我皇上聰明神武殛凶除佞逆璫奸人明正典刑虎彪而下投之遠裔遐行勘問無不發之奸也乃有三處投身百足不仆慣出不通文理之疏大肆爭詈之鄉試錄序以取悅于目不識丁之魏忠賢至今日月中天諸奸遠竄而猶靦首班行玷汙青瑣如見任兵科給事中李魯生者職安得不歷數其穢迹于

皇上之前乎夫魏忠賢所以盜竊主權殺人爵人者恃輔臣魏廣微授之柄廣微所以傾害善良放開辣手者門生李魯生之引其緒先投身之第一處也魯生始見忠賢廣微同謀殺人魚水相歡遂甘為廣微伏蘿之大及見楊漣左光斗酷刑垂死廣微佯為號救大拂忠賢之意忠賢欲棄廣微魯生遂亦棄廣微而竄于舊輔臣馮銓之門矣臣見先帝批下有君成斡濟之旨蓋謂君成閱歷既深識力夙練而新進之人其骨氣未堅凝耳

魯生欲居選之首功遂出疏云成即為老而非老于年齡即為濟而即可以濟于國信如是言則暮年後輩即當入青黄閣而黄髮諸翁反當就縮蔺之列矣如此不通文理之疏自是魯生技耳孚第執中用中等語為哉求諸辭璧之腹大肆犬豕之嗁欲不次超擢某某即超擢某某是以長安有要官起閣三李之謠欲逮某死某即逮某死某是以一時二十七人次第就斃彼時茅山人往來線索銓亦借為魯生所薦此投身之又一處也

孰知逆璫喜怒不常少年挨席不久崔呈秀于是以美官白鏹市奚辱夫攻銓而魯生飽颺飛去又不肯事銓矣呈秀則其死友也魏良卿因其義光弟也良卿欲請託當青衿魯生即傳之學臣李蕃而居間過付圖瀌人之利其賍私狼藉行道之人皆知之此挍身之又一處也三處敗而魯生之罔御兵科左給事中不敢呈秀浮夫等賍俱追助餉而魯生之厚藏自若于法為不平于鵷班諸賢趨蹌揖讓為有玷為魯生者當思所以自處

矣乃被恭飾詞又欲依附于君子之林宣以掩身三覆爲未足耶想倐從倐背遂廢王人諸君子鑒于前而其孰肯納之也至其與試職鄉是上年詞臣方逢年科臣章光儒以五策暗入時事而削奪曾生遂主于逢迎又以上于不及時事不足得逆璫之歡心于是所以後序大肆辱詈詆毀前賢叔以精威而使之懼又誘哄職鄉後進而使之效法于彼不但衡岳蒙羞江漢流穢其于我皇上楚材推折最可憫惜之旨何大背馳也皇上憐

楊漣之冤死群臣共快而魯生序中詈漣曰竊聖賢盜
豪傑走天下 如鶯獨以為漣固忠賢所恨不得不罵此
外多士 如林蒸蒸蔚起皆肅皇帝豐芑之遺經數百年
培養而魯生詈之曰楚士抱璞堅于三刖楚風趨工捷
于細腰夫多士亦何冤而受此詈也然猶曰不幸于漣
同時應當罵詈至于前賢如屈原忠愛宋玉風騷千古
函芬魯生併罵之曰楚所矜莊惟有屈宋宋玉稱神引
夢賦雨殯風媟褻蕩佚屈子踔僞詫傺之感哀悼悲些

之調變雅爲風亦何足道推其語意喋喋厭薄屈宋恨不起工官大夫與之把臂定交矣若夫廹叙多士令之股栗則曰規繩在前斧鉞在後士將焉往意謂吾以斧鉞臨之爾多士九十六人寧不舍所學而從我乃其誘哄職鄉後進使之迷所向往則猶可諉焉彼不教職鄉以法孔孟亦不循而教以學左史倚相輩諄諄教職鄉學骨生其序曰臣不必以楚衡楚而以皇上之衡臣者衡楚臣擄所欲言疏朝上夕報可且褒諭有嘉一則曰

留心遐計一則曰若心計畫以是為呼吸工通帝座之驗令諸士是步是趨夫職鄉即令不遠古不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然義路禮門重而習之亦何至瞽引盲趨其學曾生也職鄉死者戍者削奪者受恩賚之酷至于天啟七年而受曾生試錄之辱則無有窮期矣

及見皇上浩蕩恩寬曾生又改頭換面為楊漣等工書免贓布圖施恩職鄉為自全之地因依回留連需次欲微吏垣之長夫吏長垣為六科之冠覓人材進退實有

關焉豈通身穢迹之人所可領袖伏乞皇上洞照神奸如果職言不謬即將李晉生速賜罷斥仍勅下禮部將丁卯湖廣試錄序命別爲改正

禁交結內侍

二月諭朝廷設官分職內外各有攸司大臣守正奉公交通甚爲非法朕覽大明律一款凡諸衙門官吏若與內官近侍人員互相交結泄漏事情夤緣作弊而扶同奏啟者皆斬妻子流三千里安置祖宗深知治亂之源

邪正之辨以此為後世臣子鑒戒至為明切昨逆黨魏忠賢崔呈秀表裡為奸把持朝政變亂祖制貽禍生靈業已殛誅人臣苟無私心何必巧營別竇若夫特立獨行之風節自可上結主知天高聽卑朕方廣詢博諮達于踰階歷位爾後各愛身名倘有故蹈前轍交結作奸者甘為禍始罔顧王章朕必究治如律斷不姑息仍許科道官不時據實糾參務醒積習用肅官箴爾等其慎之哉

科抄立限

二月諭祖宗設立部科衙門各有職掌內外覺察法立明備乃近來人情玩愒廢弛成風即如各項章奏或奉旨而科抄久不到部或已抄而該部久不題覆以致緊要事務率多稽遲殊非政體除已往不救今後各衙門務將已發未覆的事件各作速奏覆不許違誤自元年二月為始一切發行內外章奏限十日內題覆該衙門仍各立考成着實遵行如仍前稽遲科部互相查勘具

奏其扶同遲玩者朕不時摘查一併究處

撫賊無法

二月給事中顏繼祖言海盜鄭芝龍生長于泉聚徒數萬劫富施貧民不畏官而畏盜俞咨皋招撫之議實飽賊囊舊撫隣地方困疲不業戢兵姑聽其收楊六楊七以為用夫撫寇之後必散于原籍而咨皋招之海卻置之海今日受撫明日為寇昨歲中左所之變楊六楊七杳然無踪坐視把總洪應斗之死而不救咨皋始縮舌

無辭故關帥不可不去也疏入逮咨舉究治

光宗實錄

三月朔重修光宗實錄成進呈先是天啟三年七月十六日纂修光宗實錄完成國公張惟賢大學士葉向高等進呈後逆閹竊政給事中黃承昊題請改修于是霍維華謝啟光徐紹吉大肆塗改以傅會楊漣左光斗諸人之罪已成未及上而哲宗崩至是上之時閣臣施鳳來等欲焚光所修實錄司禮監王體乾以前所修亦係

奉旨事理國朝無發實錄之例并貯皇史宬中

申飭誥勅

申飭誥勅諭近來誥勅文字繁稱過情殊為非體以後撰擬不由詞臣繕寫不由中書者俱與着實查駁

奏准貼黃

諭各衙門章奏倣古人貼黃之法自撮節要粘原本進覽以便執要從大學士李國普之請也

起用舊輔

三月諭朕勵精化理注意端揆近日政本諸臣維朕特
簡雖厥幾和衷師濟之盛但主持國是尤藉老成碩輔
辭煉忠謹直諒淵識弘猷勛勤績著貢覔望隆方今時
事多艱如斯良弼豈宜長違禁地查將從閣臣及臺省
諸臣所請以原官起用入閣將正揆席式資和燮之功
期佐蕩平之治爾部即遣官到家敦請俾刻期就道用
副朕側席延佇至意欽哉故諭

延諭舊輔

諭故輔魏廣微逞臆倚威箝害朝正將國家大柄挾手
授之逆璫致奸焰頓張毒徧海內廣微實為禍首朕念
忝忽輔臣已經身故久從寬典會議僉同朕不能私着
照光朝分廢焦芳例除名為民誥命恩廕一併追奪以
為臣子附奸不忠者之戒

禁私閹割

五月朕覽會典自宮禁例一款民間有四五子以上原
以一子報官閹割有司造册送部院收補日選用敢有

私自淨身者本身及下手人處斬全家發烟瘴地面充軍兩鄰歇家不舉者治罪我祖宗好生德意真至周密故立法嚴明豈知近來無知小民希圖財利私行閹割恐傷和氣重稚不堪多致隕命違禁殘生深可痛恨自今以後且不收選爾部可宣布朕意多列榜文自京師五城及直省各府州縣藩封處所窮鄉下邑遍行曉諭諭到之日為始敢有犯者按法治罪十六以上罪坐本身及下手之人十五以下罪坐主使及下手之人其主

使除嫡親祖父依故殺子孫律科斷如係伯叔舅親戚人等與同下手之人必殺無赦仍許諸色人等當時首告本地官司奏聞賞銀十兩里老鄰右歇家不舉從重治罪有司知而不禁併行究處布告中外確行遵守體朕如傷之仁共躋仁壽之域

欽三朝要典

五月諭朕惟皇祖皇考洎于熹皇止慈止孝炳若日星載之實錄自足光昭盛美乃複增三朝要典一書原不

能于已明之綱常復加闡揚徒爾刻深傳會偏駁不倫
朕無取焉可將呈史成內原藏一部取出燬之仍傳示
天下各處官府學宮所有書板盡燬不行自今而後官
方不以此書定臧否人材不以此書定進退惟是三朝
原無遺議紹明前烈注意編摩諸臣各宜損去成心勿
滋異論務襄朕清平之治欽哉先是編修倪元璐言私
書當燬曰臣觀梃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閧于清流而三
朝要典之一書成于逆璫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

當不遂熾請拜其說盡當事起斯議盈庭互訟主梃擊者訐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爲忠悃則皆忠悃以爲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其水火不害塤篪此一局也旣而楊漣二十四罪之書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

慈闈孝于先皇猶天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其有遺鱗勢極重而或發其有翻案于是崔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即紛紛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燬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而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燬一未易

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燬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為例假竊誣妄當燬三又況史司將開館抄具倫乜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伕人唖詈當燬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燬必有受其累者累則必非主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

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等附和希寵不足聞矣最上
莫如黃克纘高弘圖等始則特立而不爲苟同既則矯
挺而著其危節本末炳然雖有枝者莫或加之也然而
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
引爲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掛持要亦原無
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爲後人翻駁之端至
于纂修諸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焉者舟鉛未下斧鑕
先懸姜逢元閣筆一歎朝聞夕遂矣楊士芳吳士元余

煜等偽謁調維其于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而決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面以傳會爰書者凡此吾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躋熏一加萬郎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所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傷留今正氣日伸方隅漸化自應進以平飲飯以溫湯倘復逞伐不休正恐清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跡一日不洒則公正之憤心千年不釋也伏願皇上勅下該部

立將三朝要典毀存書板盡行燬焚仍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啟七年實錄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摹信史凡關三案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賜環諸臣各以聖朝御極為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橫胸理前身之業至于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許妄形奏牘横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偕于大道矣疏工下部議咸以為可燬遂下諭燬之侍講孫之獬忽至內閣大哭眾驚問以為要典不可燬也于

是御史吳煥復上疏曰臣聞邸報見詞臣孫之獬疾廢不能供職一疏不勝駭憤其所爭要典不可燬也云呈上于熹宗嘗北面事之見有御製序文在朕之一字豈可投之水火是明以御製兩字壓皇上不敢動矣又云呈上同枝繼立非有勝國之掃除何必以此忍心狠手使于祖宗則失孝于熹宗則失友是明詆皇上以不孝不友矣且臣子拜疏不曰進呈而曰投入之獬尚知有人臣禮乎欲知今日要典之燬毫無損于聖祖神孫之

孝慈應思當爭梃擊鄭紅丸爭移宮三案諸臣原未嘗陷主于不慈陷主于不孝特群奸欲殺忠良若無題目故借爲罪案耳夫當張差之梃而馳至排禁闥直入也其有所使而然何待辨此而不問將亢圖魚腹踵迹禁庭東宮危矣惟庭臣爲朝廷持破柱詰奸之威神祖光宗自行焼錄獄詞之法父子兄弟間所全實多當時召對慈寧薛然而命和氣盈庭光映千古止慈止孝得此盡彰而謂諸臣陷主不慈陷主不孝不亦冤乎及光宗

嗣寶匝月之內雨露滂沱天下方慶萬年有道之觴一
旦辰思太過聖體恇羸崔文昇李可灼漫以瀉下之藥
進而鼎湖遽遊攀髯無計則涕泣呼號咎歸膏藥此忠
臣孝子痛極不擇音之言此而遽以悲憤叫號定諸臣
不赦之辟而以聖躬嘗試之崔文昇立躋總鎮李可灼
登用方新刑賞亦大不平矣至于移宮一案誠嫌太驟
然當其時大敵棲踵朔野震驚宮府逕庭危疑紛起誠
早得元子升中出震以定群疑則負扆奠定他無遑恤

彼謂宮眷必宜從厚此痛定事後之言及至聖眷無改
恩禮有加于先帝之孝益彰顯矣惟日爭梃擊紅丸移
宮而初無損于三聖之孝慈則又何必劉志選徐紹吉
輩諸大奸共成要典一書稱之為聖而後孝稱之為慈
而後慈然則要典一書在當日原不必作在今日又何
妨于燬如以皇帝之制必不可更彼偽祠之建偽爵之
頒任工公賜鐵券錫土田何一非稱皇稱制奸人邪黨
正將借此以堅庸人狃當世而不知三代之民斷不可

枉也飭工以之辦爲枉縱斥回籍

祈禱雨澤。

五月朕惟三農之所望者歲百穀之所資者雨太平之世雨暘以時稼穡用登家給人足凡國用咸有賴焉朕甚懼之自踐祚以來敬天勤民夙夜罔怠所冀上帝降康樂有豐年乃者春夏之交雨澤未降業傳諭祈禱雖霡霂稍霑而澍霖未足至今五月正嘉禾方長之時爾連旬亢旱炎熾難堪將禾稼得毋致傷而小民終歲

將何以為計也爾禮部可擇日仍前竭誠祈禱各衙門

辦事官都令着實修省勿得視為故事務期其雨霑足

慰朕軫念民瘼至意

申飭章奏

諭近來章奏相習冗長不便省覽茍論事切當可行何

必摭拾浮詞以後務宜簡明其字不過一千加詞意未

盡不妨另本再奏着通政司飭行

吏治民生

五月諭人主代天理物首重民生朝廷為民求牧必先
吏治朕自御極以來早夜兢兢非不日求民瘼而職司
民牧者恬不加意百姓何時受福朕昨召對閣臣并九
卿科道等官于平臺見輔臣鴻訓奏近來天下官員吏
調甚速若不舉行久任之法終渉實效又奏云海內差
煩賦重民力以竭自今以後萬萬不可加派朕竊思之
吏調速則民受擾官久任則課成功倘遂歷其一官自
養越其赤子官徒自便民豈獨生朕痛心焉今後藩臬

郡縣等官務擇入地相宜俱遵照祖宗朝舊制俸期一日未足不許滕朧升轉更不許鑽刺改調其間或有不肖者聽撫按官不時劾去勿令殃民致遺者科道官通同之罪近見言官薦舉人材不無憑私而恩真偽失實今後吏部將一切薦疏總劾一冊厥後所薦人才有忝職債事者即查當舉主一併連坐再照遼黔兵事雖未結局前此加派業已不少果能清核虛冒軍興日廷該部即將新舊兵餉的數各造簡明清冊進呈以憑朔夕

查閱外撫按官亦備查州縣赤歷私派分毫者即叅劾拿究不得廢營情面貽害地方三尺具在朕斷不爾貸至于司農一官尤係軍國命脉非清操心計之臣豈勝厥任所薦畢自嚴經濟素裕才品兼優户部尚書員缺速行推補朕既矜念窮民爾等大小臣工亦當為國愛民為民請命以副朕加惠元元至意

慎重館選

六月給事中瞿式耜疏言竊聞昔賢云天序日月星辰

以自先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子之置三公蓋法上天之三光也臣啓稽古之三公論道而不與政漢之三公治事而不論道惟我朝之設閣臣既論道而又與政入則論思啟沃闡君德之汙隆出則定事決疑首百官之善敗任莫重焉臣見近日政府立身非禮公論共排譏刺猶身顧甲以出橫口厭訾等于市徒切嘆官至揆席宜復更有加之者縱不爲一身名節惜獨不為官常愛大體乎尋繹其故蓋由發軔之途不清樹藝之種不慎

也臣考國初宰相不專拔于翰林累朝相沿遂徑循覓至世廟以來枚卜之舉大抵俱屬之翰林美是歷常之官即他日平章軍國之人今日即慎選行修言道之士猶恐他日晚節未愜初盟豈有始進之時先叢物議而異日立朝能為國家樹光明俊偉之業者臣初入班行即聞長安自殿試以後其介然不苟之士誠不乏人而一種躁進之夫日夜講求謀所以必得館選之法鑽求百出敗窬難言或機關預設每希張然之青錢或根底

先容與受和凝之衣鉢又或排人益已無風作波伏影射于含沙利相持于鷸蚌甚有以心用共許之文祇以眉睫之得失顯作猜疑陰相傾軋世風如此良可慨歎孔子曰尊賢則不惑敬大臣則不眩以翰林而漸躋講讀師傅不可謂不尊矣以翰林而制至宅揆亮采不可謂不敬矣夫豈已惑未清而能清紫宸之惑已眩已甚而能定國是之眩者乎以是人而當是非混淆之日必將佐非亂是主持之擔誰肩以是人而當陰陽相戰之

時必將扶陰抑陽燮理之任雖寄凡諸臣媚子之態番出于禮宗而稱功頌德之詞逆見于元老皆此患得患失之人媚之也且今之時何時也聖人出御天清地寧值龍飛之首科尤萬方之瞻仰豈可不蕩一時之陋習端始進之臣心臣謂今日館選宜照殿試法皇上臨軒而試之令考試諸臣即于御前定其去取正卷之外多備副卷以聽聖裁其數外諸卷亦當盡數並呈閱有遺珠不妨特拔凡若此者所以抑躁進之人知此番之試

無盡然必得之法又所以來高潔之士使知聖天子雅意求才當振筆一吐胸中之奇不必拂衣遠引避館試如說也其試士之題臣愚宜倣古制考以今日吏治民生經邦强國之策不必盡依舊例以風雲月露之詞費精神于無用也濟濟多士豈無董仲舒賈誼之流而以慰皇上之眷求者乎臣考洪武癸丑命翰林張唯等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為之師高皇帝聽政之暇輒取其文親評優劣可見選俊儲材簡自帝心聖祖已

有行之者矣又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凡以天子一時言動即萬世法程應若逕遺缺以史臣必隨之今皇上再舉召對海宇欣瞻而臣等侍從之臣反有未能詳知者雖閣部大臣于陳謝書中微有條議亦似約略言之伏乞今後凡遇召對即命史臣二人賫筆入侍記注詳核隨于次日具疏奏呈一面發抄一面宣付史館庶四海快若親承而萬世垂為永憲并望俞諭施行

有進言監生

宥監生胡煥猷罪先是煥猷疏論閣臣黃立極等下部議徒至是大學士李國㯝乞歸允放上疏言胡煥猷一布衣耳義憤勃然自今覩之其言有一二不行否用其言而棄其人何以發忠義之氣頗還之胄監以新橋門之觀允之

文華親政

八月諭朕自御極以来夙夜焦勞惟茲封疆民瘼圖迴在念而邉備積弛閭閻久困臣工相沿尚牽情面政事

奉行不實徒誇紙上虛言故屢詔平臺時屢商確期振

積窳之弊一新明作之猷雖召見以時則情意未洽咨

詢有間或參酌未詳朕欲與大小臣工日相晉接共籌

庶務而諸司各有職掌辦理各有公署宣召頻繁恐滋

紛鬧惟是輔臣職任股肱實膺心膂擬挈封疆之要領

獻納庶政之權與呼吸連通斯為最切今將盛暑祁寒

之時外朕當時御文華一切章奏與輔臣面加參詳分

別可否務求至當爾大小臣工各宜精白乃衷靖共實

事有言責者殫竭悃誠無昧自心而慫勤說其事關奏
對論宜剴晰者仍候不時　宜而更詢察核舉廢以程
勤惰揆是非以辨貞邪奏公有特簡狥私有顯罪一洗
欺玩頹靡之習共收奮庸熙績之功爾等欽哉

淵臣冢臣忠告

八月吏科都給事中章允儒疏言至愚極陋不足與仗節
死義諸臣之末而猶為罪淵飲恨逆璫深讐四年錮逐
無日不足以死乃蒙皇上拔之削奪之餘而與以簡用

舊臣之旨惟願聖明然缺自甘屬鎮臣言但私心踹踏
尚有未安謹圖所以報効則以皇工天也閣臣代天宣
化者也冢臣代天生物者也敢爲閣臣忠告者三冢臣
忠告者三從來内閣票擬必有專屬凡有得失六科得
而駁之自魏廣微交結逆璫專擅票擬一時輔臣依阿
淟涊而中旨奪封駁之權至貴立極尊取易者與已難
者與人而票擬乃分後遂爲囮然假令票擬未當甲乙
可移臣等又何據封駁乎臣謂目前韓爌未至宜專責

居前者搢當而更不廢參酌厥一旨出而是非曉然輔
臣亦不得交諉則機宜一也皇上親裁厥政動法祖制
輔臣當取祖宗典故禮樂兵刑用人理財大端一一講
求凡遇召對如叩洪鐘毋以不知仰謝明問蓋輔臣平
章軍國尚云不知誰當知者昔姚崇事中主尚能設十
事以堅上意況遇聖明可無偉略所為匡救時之相則
識宜練也先臣薛瑄為御史三楊為相求識面而不可
得若是乎言路之不敢與政輔親也猶憶臣昔典試入

朔罪輔屢徵令人至臣處求臣往見臣堅拒之乃賈試錄奇禍令賈對具奏自天易期循例送揭已非古道況可謹門乎即或未有此事然漸不可開也願輔臣以恭恩屢益為心勿以跡冗而抑嘉猷勿以親近而增褒賞屢戮作忠鯁之氣披吐握之誠則心宜虛也臣所為輔臣告者此也宣德五年諭吏部尚書郭璡曰朕以用人之權付卿卿宜為朕擇材大哉王言真吏部之蓍鑑自王紹徽崔正人以媚璫精神專用以知邪人周應秋則

專知媚諂納賄之人而已然亦彼邪媚之夾袋材館也至今日而枉直大明冢臣宜取真經濟真氣節真清恬者以風厲天下以應皇上求舊之思而確有所見真足服天下之人便宜即登啟事不必游移變動以起譏搶之漸則見宜定也周禮天官冢宰掌邦治而均邦國夫各省有各省之才用之皆皇上之才于各省之中各拔其尤而作乎寄之觀真才既得圖事有賴人情自平若為一近水之樓臺則為一不陽之寒谷天地生才實難

聖明遇逢不偶奈何可令偏滯則用宜均也逆璫初發難時所廢者盡皆君子及其後璫意不測有因媚得廢者又有人自應廢非關璫事者一概蒙曰忤璫至以嚴事反乘白簡孰若嚴之于未起之先而又有濁亂之時既居要地清明之世復踞榮班何其人之獨耐官爵乎則辨宜精也臣所為冢臣告者此

中飭大小親民官

九月諭朕嗣守丕基君臨宇內念國家無一事不倚藉

經費貴無厭忽不取辦小民惟此胼手胝足之傭賃係九邊暨府之命勞苦最甚咻噢宜先所賴郡邑有司夭志循良殫心咨懼而比年以來官方罕課吏治日非貪墨載途廉風絕響敲扑視為故事農桑置若罔聞暴斂橫征徒縱饕餮之腹鋪行里甲半供結納之需吾民之罹政者亦既水火不啻矣其地方撫按司道有察吏之責者又皆膏肓積習倒置官評樂逢媚之門親仇貴白之異已抑或猥徇情面姑示調停科甲正官雖貪殘尚

從寬典明經郡佐即彈劾僅取備員甚者決裂隄防弁
髦風憲巡訪而沉泚湎擁傳而繁徵求躬自教猱人誰
則緣如此弊風更僕難指朕痛之恨之所以然者皆爾
部院懲勸先弛紀綱不立節鉞重臣置同郵傳易聽法
吏用及所入卒作有成不問附民之實効復命考核徒
循稱職之虚文功實由斯盡棄民生因而重困茲將諭
爾吏部令後推用巡撫務選諳練周知民隱者畀以保
釐之寄治有成績加銜久任其品廷表儀才堪卿寺者

無妨存壓滯曹不必內外頻遷以節鉞為遞傳之舍巡
撫各差御史于考選時即加精核在差事宜悉依巡訪
總均申飭舉行回道之日爾部院嚴加考察有不稱職、
奏請處分勿得概填稱職以憲綱為相沿之故套仍嚴、
諭撫按官今後有司真貪酷害民者不待境滿之期即
時參奏酌核無枉朕處以祖宗之法具論劾事情列款
備載無駢詞而實失無添重而處輕無置虎豹而問狐
狸諭頒之後在內部院衙門即時遵守在外撫按衙門

近者一月遠者三月以內欽奉施行如或仍踵弊風空文塞責朕得于省覽立便摘查該科看詳並奏即行糾參以溺職治罪嗚呼積習盡除嘉禾滋植幸還累朝熙平之盛一夫不獲之憂朕與諸臣皆有令朋欽哉

臺臣進規

九月南御史陝嗣宗跪言皇上明並日月識超今古真有不可及者三第覺爲明大露威棱頻震有不自知者五請微言之何謂三不可及從來帝王好學者少我皇

上以天亶聰明時親講帷博綜經史披閱章疏如日者
宜召之頃泉涌風生口授而筆記者臣下應接不暇且
屢前宣室之席燃太乙之藜是生知而濟以敏學不可
及一也從來帝王溺情者多皇上以少年天子聲色若
浼貨利不問且側聞宮禁蕭清帑藏頻發寧復有貫魚
之寵頭會之斂者也是清心而先以寡慾不可及二也
從來帝王恒尚侈靡我皇上以薄海富有致勵節約澣
衣菲食停織省造安構不煩于土木情思不及于花鳥

而一味惜費而兼以惜福不可及三也何謂五不自知由來談堂廉者曰君圓也象天臣方也象地以圓可轉環不窮而方難毀副以合今陛下批答不輟顧問日勤止閒相臣有改擬以從上者矣未聞皇上曾一霽顏以從下者雖云神聖莫及然已令伏凜之屬救過不令惕所欲言其于圓轉之意何居臣恐其漸近于予聖而不自知也語云人品不同判若薰蕕諸臣中不自愛爲閒有盡蓋不飭者矣而清白自矢者多亦有頑鈍不恥者

矣而盤錯見奇者不乏今陛下一概疑之若隱隱以慊慨破柱者為哥擢以一言偶誤者為不敬以陳乞補牘者為肆欺為變幻此由諸臣品卑望輕未能積誠感悟然揆敬禮推置之義謂何臣恐其日涉于積疑而不自知也古來大臣難進易退至師保公孤之最賢者則有不名之尊有造膝之設有坐論之典即甚不肖者亦有金錢之愧今皇上于二三大臣呼之而前惟恐不速長跪邇時偶加譴呵甚者指摘甫及坐以睢開天心猜之

地情誼不浹隋國靈而羞朝神其于敬大臣之經何居
臣恐其日習于尊倨而不自知也又亦有言政戒欲述
人道化成天下積弊廢弛政非嚴督不可然須逐件整
理非可旦夕責效頃皇工于諸臣章疏中有可採擇者
未見鼓風雷之益立賜施行及有不效乃始獨自焦勞
是委轡而冀馬馭弛舵而責舟聯將毋愈勞愈縱臣恐
其漸流于宕佚而不自知也聞之太陽光照夜藏其輝
雷霆迅烈冬斂其聲此不獨節章光而愛神明正以人

主精粹若神意向微密人莫得而測之今皇上聰明太高英爽時溢不惑不明察惑有衆明察而巧中善類者不惑不振刷惑有借振刷而小忠小信小才小技希市主恩者不惑不懲貪詐惑有借貪詐而捕影含沙陰肆簧鼓者是惑之中于昏庸者可破而中于精爽者難解臣恐其日趨于紛苛而不自知也如前三不可及此皇上之美也美則天下共知臣不敢不將順若後之五不自知則皇上之微也微則忠愛者當防其漸臣尤不敢

不謬隨匡拂工責之

輔臣失體

九月御史高欽舜言前蒙皇上平臺召對侍班文華殿見諸輔臣奏對之間往往嗫嚅不盡稍有所陳未必果當聖衷以致都俞少而詰責多敢納微而吐棄頻是惟望上神聖其臣莫及然而每事必屢聖慮票擬常煩發改將諸輔作稱和羮之利器所表是矛臣愚以為凝丞非席殊可任揆席亦非跼蹐可居輔臣而能也讀弼是

資無難改容以示重輔臣而不能也引退可聽無取充位以妨賢聖主憂勤于上必得賢輔勵勤于下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庶或有濟者也

鹽法錢法

九月御史陳乾陽言九邊之餉半取給于鹽課而兩淮又居五運司之半全額八十萬從無虧逋自引加派一錢而浮課之橫轉溢夾帶日多引鹽日壅去年至今止解二三十萬缺正課百餘萬矣國家徒受派餉之虛名

而反虧正課孰若明增有限之引悉停巧借之名嚴究夾帶之鑽營而另增新引召新商以通其窮不過增十五萬之引而可增二十餘萬之課無加派之擾而七萬遊餉取諸此而自足一便也鹽不加多而即以私販之所出化為公課之所入二便也每引遵制限五百七十觔則夾帶弊絕不與內商爭利而為正引導壅三便也內商不患于虧課則邊商自不困于坐守而貲本可轉以開利四便也臣謂此議當與鹽臣商確力行也至于

錢法之行原爲生財要務歷見部臣荆之琦在南戶部創制新錢計用銅本十三萬獲八萬有奇臣讀其所議錢法之規妙得鼓鑄之法而北錢六分一文比南錢之半是鑄半而功倍也至清冗耗之原嚴私鑄之禁酌起解之貲在之琦一一能料理不待言之贅矣

申諭言職

九月朕惟祖宗設置科道上弼主德下警官邪寄耳目之司貭聰明之用其爲國家毗倚甚重恍自逆璫用事

屠戮忠良一時敢諫直言之士動遭逆斥遂令諸臣忠懷莫吐鬱懣有日思一發舒譬之川然壅而必決勢固然也然即位以來宏開此路諸臣條奏不但再三省覽日御文華講求商確發奸指佞之疏朝上夕下多見施行乃諸臣抒忠體國者固在朕鑒沽譽營私者未盡無人薦舉屢戒無遺輒累牘以市恩糾奏毋論虛真或游移而解實初閱封章侃然忠讜及朕詰問議之風聞至不辨忠邪概行論劾使大臣不安其位誰與共理甚非

朕虛懷納諫推誠茹納之初意也今朕特諭爾諸臣以後務損積習各循大道一秉公忠敷陳條奏必鑿鑿可行勿剿襲而徒紛聽覽彈奸劾佞必事事有據勿逞臆而盡袪平生諸臣身膺風紀尤宜先自祓濯于自處無瑕之地其有任意誣揑藉口風聞甚或持已不嚴官常先裂者朕得鑒察定下部院勘實嚴處論人不當按以反坐之罪決不少貸使居言路者誠無錯雜之是非豈忠司官守者尚有混淆之名實治亂在茲各宜毖飭欽

戒

史官諫官入侍

諭內閣古左右史記言動及諫官隨宰相議事皆史冊美規以後除文華商確政事外台對諸臣仍用記注及諫官二員

增改冊書

十月以惠安伯張慶臻總督京營舊例京營不兼補營慶臻增入巡軍字句行咨兵部請勅兵部據咨移文內

閣發行中書田佳壁受慶臻之賄擅行增入內閣科之
云往例勅稿皆有舊本中書官職專繕寫送臣等閱過
進呈前總督京營恩安伯張慶臻勅稿有增入巡軍二
字係中書田佳壁未經呈明朦朧添入大臚敗擅乞賜
推問帝命法司提究于是御史吳玉糾事中張鵬延糾
兵部尚書王在晉及大學士劉鴻訓俱受賄有據上諭
吏部都察院曰劉鴻訓身為大臣防維盡裂受賄擅增
勅書事證昭確猶自屢疏誓辯欺罔支吾然事由兵部

仍謂王在晉出思順無賍其誰肯信且大同失機重大
隱匿不報及平臺召對甘心欺飾併張慶臻鑽營亂制
田佳璧受囑過朋九卿科道依律會議大學士李標等
揭云頃見皇上發下票本內有同官擬訓會議一本臣
等伏讀一過愧汗刺芒罔知所措竊惟勅書一節御史
雖專指擬訓而臣等良心自維實係四人同體之事昨
閣會議疏上方席藁具疏待罪未奉明旨豈敢以事中
之人專輒擬票擬訓與臣等俱以皇上龍飛之初從淪

簽廢置之中首板特簡綸扉之命兆承眷渥之隆身叨
雲霄之際此等榮遇區區千金萬金孰肯捐以相易臣
等奉鴻訓久處踈畧直率則有之然其入侍嚴宸出揚
主德幸我皇上為堯舜之君每自託逢唐虞之盛者欣
喜踊躍其于臣等實有同情今乃議論交摘剴陳無地
皇上悉發會議博採群言以盡事中之公論特霈恩施
優存終始以全事外之國體此惟皇上自心獨斷如胥
澤從九天而下臣等惟有盥沐稽首為鴻訓致恩望德

之不暇其敢輒憑臆擬更諭旨擅之大罪乎帝意稍解
鴻訓得謫戍

秦民因飢起變

十月陜西巡按御史李應公言臣惟全陜地多硗确民鮮經營槪自遼餉多事徵兵徵餉閭閻十室九空更遇連年凶荒災以繼災至今歲而酷烈異常也臣自鳳漢興安巡歷延慶平凉以抵西安臣見五月不雨以至于秋三伏亢旱禾苗盡枯赤野斷烟百姓流離絡繹載道

每過一處所飢民數百成群擁道告賑近且延安之宜雒等處西安之韓城等屬報有結連回囉張旗鳴金動以百計白晝標掠弱肉強食蓋飢迫無聊挺而走險與其忍餓待斃不若搶掠苟活之爲愈朝廷今不拯救將來禍且叵測臣聞救荒之政不外蠲賑之策而賑尤不如蠲蓋賑則恩或未遍而蠲則人盡沾恩今賑濟非所敢後而蠲免尤所當先除貢粥修救等項臣一面經行六郡州縣暫甦此殘黎外伏乞皇上軫念秦災重大闊

係非輕動下戶部覆議將天啟七年負欠并今歲加派
地畝逃餉亟賜免徵復將見年首酌減一半其餘軍餉
宗祿一并寬緩不然即日取此饑莩羸之杖下無益也
更祈皇上勅部俯查萬歷十一年并十三年全陝大荒
事例概發帑金遣官賑濟于以救災而安地方異日公
家之賦尤可望之將來如曰内帑已匱諸餉不繼賑蠲
兩端概屋不施萬一禍亂大作天下動搖勿謂臣今日
緘口不言章下所司

敬天以實

十一月給事中劉斯𤦺疏言臣惟治天下莫不以一敬爲心法而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則所敬者莫嚴于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所敬者莫先于祀故祖宗朝每當郊祀之先必有善政可紀則敬之義又有在于典禮之外者今仲冬朔長至之辰爲皇上臨御三年以來郊祀之首舉精誠感格此千載一時也其所當愼重諸欵見于諸臣之條議者詳也而臣所獨望于皇上者非徒壇

壇陳設悉如規制登降周旋不失尺寸以臨時之敬為
敬也又非徒齋戒凝神凜于燕閒告廟清塵儼如對越
以先時之敬為敬也敬之義更何居乎臣以為敬天心
而天心無他天下之公是非所在即天心之喜怒所在
也求合于天心亦無他但視諸臣之力諫諍者何在即
天下之公是非所在也臣以郊祀之前皇上必行一二
大政以感格天心即臣等亦可靜聽無言今去長至之
辰已不過數日而法天之善政何以猶未見諸施行耶

臣敢不冒昧直陳臣見敬天以實不以文之言未有不為皇上者倘皇上悔後時之莫及得無罪言責之失職欺而善政之當行又非臣一人之私言一人之私意也政之大者莫如用人今仕路之淆混甚矣方病不堪者即譏彈亦不肯去而忠直有為者即屡薦亦不能起非天心也政之大者又莫如理財今民膏之剝削盡矣有用之金錢望之者成畫餅而無名之孔穴取之者如泥沙非天心也皇上若乘此敬天之時猶然深思毅然

獨斷何以執法批鱗之大老而令其蒙蹇以出于都門何以披肝引繩之直臣而令其沉淪以甘于豐草何以戰伐有已成之功而接濟若從其緩何以庫藏當告匱之稍而濫賞又取其盈其于用人理財之道或未盡歟故諸臣之諫諍有謂籍削如王紀滿朝薦毛士龍賈維春等當起者有謂降調如文震孟徐大相侯震暘熊得陽及江秉謙等當起者有謂川黔之餉毛文龍之捷宜速濟者有謂太倉光祿太僕寺之積銀必不能過半者

皆忠言也皇上或以為即行其言不適用人理財之常事而不知天下之愛惜人材與愛惜民膏事于此乎在焉皇上即不計天下之觀望亦不計天心之照臨即合此時不行其何所待以為對越之本而望其居歆之易也且行之有何等待不過下一令曰某用當起某濫當裁即片時之飛傳中外臣民當有歡聲雷動而天心早已鑒之矣

名臣郵典

十一月諭已故都御史鄒元標崇朝舊德服官大節光復凛然講學敦忠更堪風世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介按鄒公素慕海中丞瑞謚適相合人以爲異數云

枚卜之變

十一月吏部會推閣臣九人成基命錢謙益鄭以偉孫愼行李騰芳何如寵薛三省盛以弘羅喩義列名上請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溫體仁以不與會推乃上疏糾禮部侍郎錢謙益謂冢臣皇上之鈞軸也謙益直玩

弄于股掌之上甚有皇上之耳目也謙益直指使于順氣之關若使一入揆席將六部事權盡歸掌握六科十三道遍樹私人皇上孤立于上天下事不知所終矣因併及其辛酉科典試浙江錢千秋關節中式事說入初六日召對翌日奉旨錢謙益關節有據行賄是實又且濫入枚卜有黨可知祖宗法在朕不敢私着革了職九卿科道從公依律會勘具奏不得徇私黨庇以取罪責其錢千秋着法司嚴提究問擬罪具奏當召對時體仁

以為滿朝都是黨吏科韋允儒言黨之一字從來小人所以陷君子皆是這等說臣猶記得昔日魏廣微欲逐趙南星陳于廷等加一黨字盡行削奪留傳至今為小人害君子榜樣帝叱之令錦衣衛拿下次日錦衣衛出聖旨溫體仁直言糾邪章允儒知情庇護且以魏廣微比體仁將不知如何視朕狥私滅公肆言無忌本當重處姑從輕着革了職為民如有朦朧起用者同罪枚卜大典濫入匪人把持冢宰撓其職掌耿志偉房可壯瞿

式耜梁子璠俱看回奏御史任僎疏言自温體仁發難
而後所者所罰者罰遂相戒莫敢言又自有滿朝皆黨
之説亦遂不敢獨言謙益事蓋即持事理之平終疑是
謙益之黨也然惡其謙益之黨終不敢不持事理之平
何也法者天子與天下公共之法也法公于天下則持
法者亦必準天下之公議而遂于平竊被罪謙益者不
過因千秋之關節耳而曾經發遣則千秋已無可加之
罪謙益又有可擬之條乎一發遣一罰俸法如是足矣

取已結之案必欲重翻則關節之較媚璫輕重分矣又
何法以加媚璫之工也謟逆之應否枚卜自聽上裁而
必欲以法外之法曲錮其終身廷尉持平之謂何且請
就體仁之疏平心以折之乎其云但聞錢千秋之脫逃
而不知後來之提結又云無處賓問遂致詿誤此臣罪
之不敢逭者夫體仁召對時所恃以設阱倒峽排斥諸
臣者已不覺爽然自失則此段葛藤儘可自了況一曰
不知再曰不知則無一非其所不知矣陳所不知于君

父之前一認罪便可結局又何不可以曾發遣曾罰俸者結讞益千秋之局乎其詞曰昔日之招雖由爲讞益解脫猶成于官司之手矣既已成于司官之手則原非出于讞益之手矣獄皆初情已足據而猶不足據豈必出于體仁之手而後快乎又其詞曰前此三面對質應多隱情今止憑千秋一人之口又先受辭于讞益寧足取信夫今日一人之口既不足憑則前此三面對質應俱取信矣一人三人俱不足信將于誰對質而後信乎

必將而憑體仁一人之口乃足取信又憑用會勘會審
爲也且體仁一人之口又憑誰對質而遂足據乎既曰
盡爲諸臣狥情植黨之具又請九卿科道從公會勘夫
九卿科道盡諸臣也必欲以黨之一字先箝諸臣之口
以必狥體仁之愈懟睚眦無乃太甚乎此真失平之論
不得不指破以佐平明之理臣于體仁謙益俱不識面
毋又指臣阿所好也總爲用舍之關于一人小是非之
關于天下大清一時之私是私非其關小而清千古之

真是真非其關大故願皇上獨斷以息議論之紛勿使
借法以快一人之憤也

禁革小輿

御史鄒成治請復京官眉輿帝曰昔年科道官不遵祖
制擅乘小轎曾令禁革今鄒成治恣意妄請隱名竹兜
好生可惡始着降三級調外任用 按此條當補入九月遵法成法條下